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二目錄

柳宗元

四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讓監察御史狀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瓷器狀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上戶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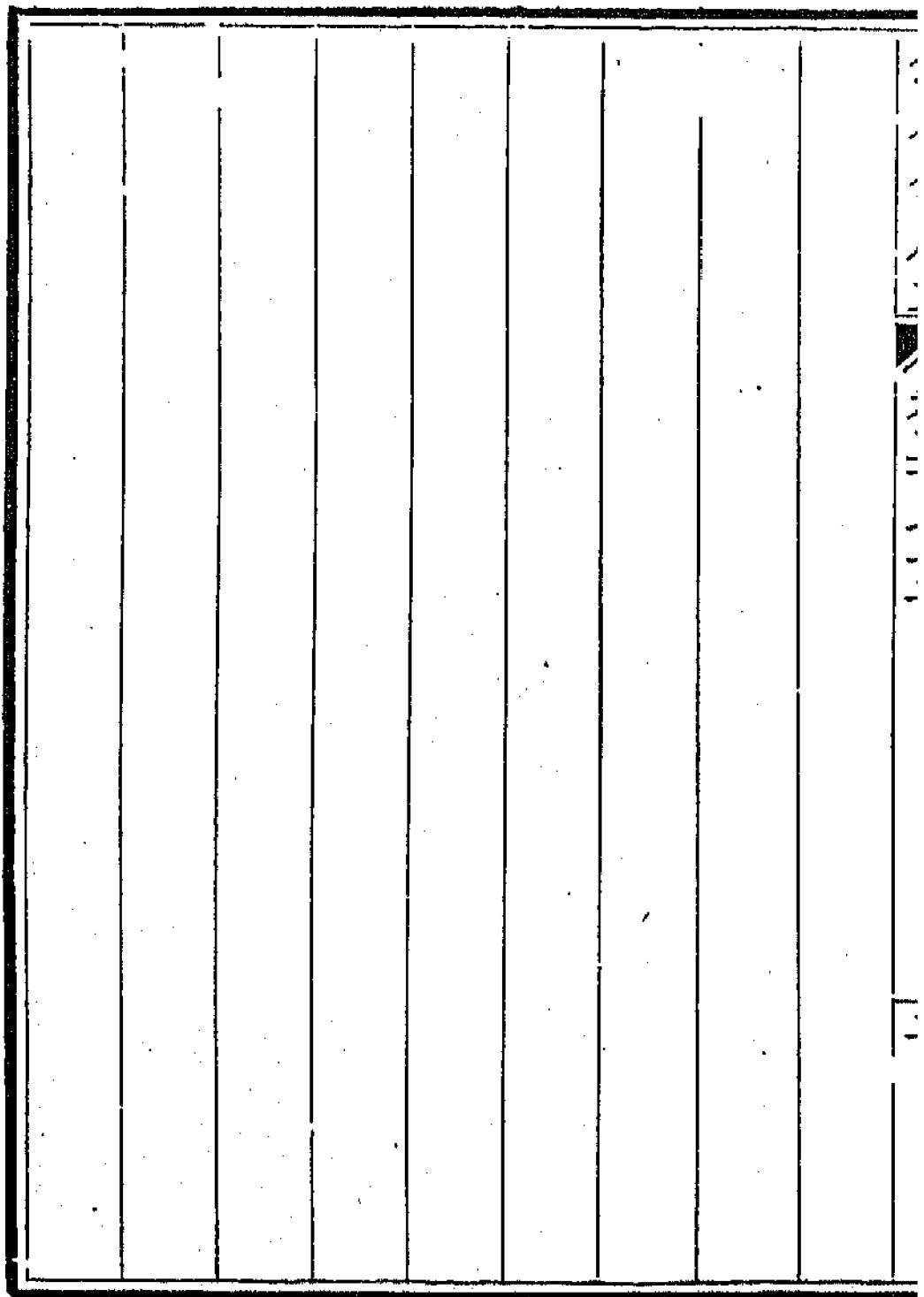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謚議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二

柳宗元

四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動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物故表祥於字育是啟運於昇平事杳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烟非烟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譜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臣當時差

本道同十將試光祿卿雷遶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
事宜兼爲聲援昨得雷遶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到其
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
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狡之謀先期而自露回
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上轉天心
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
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

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奏狀以聞伏聽敕旨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二十四縣並準常年例全徵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以上據所損矜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宏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慚懼之

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
臣自七歲卽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績用
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慚
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
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
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

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
鑒丹懇臣聞周官考藝國子置車甲之司漢道推恩孤兒
備羽林之用千秋思奮於事越仲孺期死於奔吳義激君
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
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進農書狀

農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敕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
永以爲恆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載南畝周

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惟新
令節益勵農功旣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
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
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
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
鳴是稱土銅之德器慚瑚璉貢異砮丹旣尚質而爲先亦
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

右伏準從前赦文常矣
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
代無任懇迫之至

賀誅淄青逆賊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
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期
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
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

功多受三事之榮節著有十連之寵較然逆順益以彰明
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寰海
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
見咎繇惟輕之德忭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旣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入命作牧無開威福之源十國爲連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鶴變好音惠澤豈俟

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卽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恭以相公謨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忭躍之誠倍百恆品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召成宣王復古之勳吳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

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恆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慳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獍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

勳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恆情

上戶部狀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準敕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爲準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已帖縣準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
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
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
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
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
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
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
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
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

此狀便令廢格輕賜肆一作塵贖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

處分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
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逾伏惟仁恩終賜展效今
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
等憑培塿以自固合埶脆以爲強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
孤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蠻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
致和平庶盡鴻寢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不

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
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未遂執珪
之願相公膺賢輔聖大敘倫彝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
領桂管又逾再周企鸞鷺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
道徒竭丹誠况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
豈使班超之望長懸子牟之戀空積伏乞特申微願錄受
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

於小侯拜丞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無任懇禱屏營之至
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趙擢栗腹卽長平死
事之孤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用下欲濟
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
事在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襁褓超昇品秩肉食
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將致死命以盡夙
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

今復誰辯薏苡之謗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
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
討伐恆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
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
劖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
遏又况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宏獎無所棄
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右伏準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内

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
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長安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
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竊見近者祥瑞
所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於四方有以知上元降靈誕
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旣行鴻名未舉
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成此者
老生旣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闈復建尊號用彰聖

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
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
平而使名號尚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惑焉伏望敷
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
無恨輕贖國相一作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
蹈舞薰風謳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
所措伏見聖君臨御元化升聞瑞應匝於萬方豐報窮於

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蓋以挹損
徽號近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
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元
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
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
少遂踊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
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采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
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間寺人勃鞮以卑趙衰余謂
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
及媯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
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
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
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疎而不咨外
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
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
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

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
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
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
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
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
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
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
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
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
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
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
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
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
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
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
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
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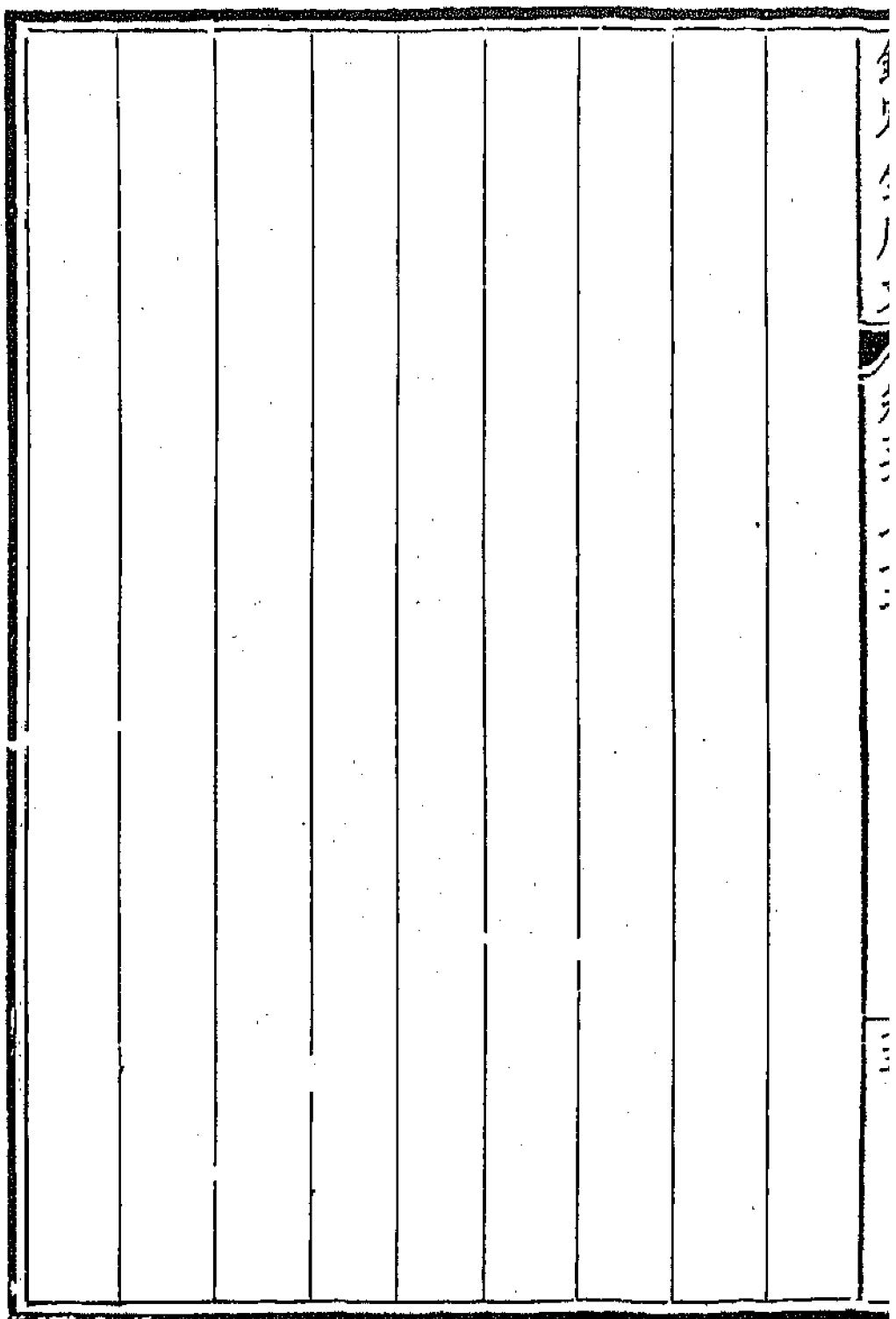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能一既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

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謚議

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瘅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諱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跡有推讓

之高圭璋聞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
王者其事實繁襄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
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
布以憇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三目錄

柳宗元五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畱陽城司業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壘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三

柳宗元五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畱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
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
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
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
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

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采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闕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惓至願乞畱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行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睹聞乃今日聞而睹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

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許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恂駭怛憐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間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清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

博厚恢宏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
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
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屢彼
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
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
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
人實具贍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

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
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
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慄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覩覩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墳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讐以此大罪之外訴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

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
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償哉今其
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一作無
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

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
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
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
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

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子立未有子息荒隅
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
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
繼者懷懷一作惄惄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催心傷骨
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
爲主獨託村鄰自讙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
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
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闋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
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

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
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果樹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
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
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
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
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
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

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其詬猶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鑽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辨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恠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
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
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
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
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膩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
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
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墳域退託先人之廬

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要求允嗣有可付託
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
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
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
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

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
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
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
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
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
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
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
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
之而工言之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

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

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基我哉茲弗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我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

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

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
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
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
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
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
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
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

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始一作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

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
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
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
爲天火所迫使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
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然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
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憫惄鬱結具
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
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
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

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夫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頰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壘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未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

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講張排恨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蓋

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
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
語矣然若僕者承大天_{一作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
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地使天下之人不謂
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
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
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
元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阨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至岌而造其門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

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
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
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
怒謗語轉侈囂囂噭噭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
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
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
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
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

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體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鶴舌晫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

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
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
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
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
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
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
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
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塗爲

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
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
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
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蘽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
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
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
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

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
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喜永州於楚爲最南狀
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
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令怒竊發中人形
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
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
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
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
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

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瘞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共力役時時作文以誅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慄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

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
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
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
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
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
不悉某白

ના કા કા કા

ના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四目錄

柳宗元 六

與顧十郎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爲文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四

柳宗元 六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赳赳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

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誇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璵璵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

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
眾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
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
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於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
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
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
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
出涕書不能既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
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
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
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
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
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
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
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

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必一作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閭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

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煜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

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
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
日以滋多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
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
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
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
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
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

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間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不可紀會在下

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時日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畱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

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曰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第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之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櫂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

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鄂改市鄺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情窳之

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儉嗇貨
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
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
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妻子眇然睨之不若無之者之快也
想默已其事母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
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
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
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
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予以天之生
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
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
果蔬之自爲果蔬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
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
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恆爲惡人恆爲善人勝
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

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恆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

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元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

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

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

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常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

齊侯於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

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濶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穿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螻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

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篠波及後代越
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梨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
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躊躇而
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
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
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
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
死而垂聲者眾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
振彼之二才猶且若是况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

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
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鑿
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
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
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
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
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
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
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
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
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据拾
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
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二三主上

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倅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

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得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

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
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
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況又聞於大君
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
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
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

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礪慘悍所
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
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
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
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
陰陽或近於水或附於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
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
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
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

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
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
骨或類死灰淹頰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
蹇壅鬱泄火生風戰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
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
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
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
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滿空立中枯者皆可
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

耳短脰拘攣跪趺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
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
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曾之晨飲其羊關
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
西子之里惡而臘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沓
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駿樸鄙力農
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
者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

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
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
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
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
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
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
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

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
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
爲朋行則若帶縲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羣拘
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
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
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
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
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辨外柔
而內益剛出焉則內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

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據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目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于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

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
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
上池西小邱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
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
旣言皆沮然昞昧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
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

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
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糲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
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怙
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
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
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
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
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
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天

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
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
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
指蚤起則嚙嚙謳謳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
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
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
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
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
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

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

祖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姪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姪欲久存其戚閨門

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
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
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
背親而與讎矣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
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剗
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
海之水以爲鹹鹽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
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憇欣歡流聲

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
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
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
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